

■玉渊杂谭

李小文院士最近以自己“光辉”的形象走向了大众,随着媒体报道的继续跟进,圈内圈外,都呈现出浪花朵朵的景象。

客观地说,如我辈这样的俗物,突然见到这样一个像是从史册中溜出来的非凡“人物”,神经都要猛烈一跳,而且,在这样一个个人争相衣冠楚楚,晒名牌,秀奢侈品,将LV门店坐穿的时代,这样的“刺激”就显得更为强烈。

我认同人们这种情绪所带来的类似炒作的效应,因为它并非由媒体而起,是从社交网站上而起,是完整的“群众自发”,之所以持续不退“烧”,仅仅是人们为物所役的一种发泄,是从海量的物质压力之中透出的一口气,它并不是偶然的。表面上是一个院墙之内的“院士”忽然腾云驾雾红了起来,暗藏

也说布鞋院士走红

文·句艳华

着的,是人们对一种回归人生和生活本义的心灵渴求。所以,一切批评国人喜欢以貌相人,评头论足,甚至认为院士不修边幅并不可取这样的论调,都在这样的需求之下,显得十分微弱,很快就被淹没了。从这一点来说,我们与去欣赏骨格清奇的李小龙,不如去为人们油然而生的渴望而感到高兴。

走红的李院士其实另外还有一个贡献,就是让人们更加接近和了解了科学家这个群体。这世上其实从不缺乏所谓“魏晋风度”的学者文人,当然包括科学家。鲁迅的黑白小照片充满文艺范儿,可他身上的袍子其实已经脏到发亮;章太炎屹立在文学史上巍峨高大,可衣冠里还养着许多“小动物”;爱因斯坦总是首如飞蓬,甚至还要带上一顶女士帽

子。即便是今人,袁隆平就像一个粗鞋的农人,一些老学者,西裤配双星旧鞋走得虎虎生风。我有一位“青椒”朋友,远看像民工,近看还像民工,但出口成章,指点时事一针见血,上课时,座无虚席……

看了他们,你会明白,精神富有的人,外表如何常常已变成最微不足道的小节。差异出美感,庞大的精神财富和潦草写意的外形之间,会给人们带来一种冲击力,二者相得益彰,给一代又一代人增加了不少趣味和思考。如此再去看看李院士,简直不是普通,而是一种美了。

但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,人们有意无意给科学家、知识分子们贴上了不少标签,认为他们是一群被精确分割的标准物,是机械的两脚书橱,学为人师,行为世范,既完美又呆板。李院士猛然“出

镜”,多少打破了这些缺乏“考证”的设想和“规定”。你瞧,原来院士不是只会合掌而笑的佛陀,他的脑子里不光有公式,还有令狐冲;他写的是严谨的论文,但可能出言很愤青;讲台上旁征博引,走下台可能是个老顽童,有时还喜欢卖“萌”……事实上,略与他们接触,就会感觉到,这是一群个性分外突出,思维从不受束缚的群体,让他们成为没有个性的泥菩萨,简直是不切实际。

当然,不断打量他们穿什么也不靠谱,如果我们能顺着李院士布鞋踩下的脚印,去了解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全部,去了解一下他对金钱“非线性和非单调性”作用的解释,甚而了解一下幽默,这个效果就更好了。科普工作者常常“宣教”说,要让科学流行起来,那么先让科学家首先流行起来,怎么就不行?

■科林碎语

普林斯顿的失乐园

文·李泳

爱因斯坦初到普林斯顿时,发觉那儿是一个奇妙的小地方(a wonderful little spot),文质彬彬的小村庄,那儿的人像踩在高跷上的小半仙(puny demigods on stilts)——自以为高人一头——从第一次在《上帝难以捉摸》里看到这句话,直到现在,我都没彻底明白它的典故或特殊意义,也许就是老爱随便那么一比?原先以为那儿真有什么高跷半仙的活动(像古老的印第安部落?),后来看见有人明确说了,老爱把普林斯顿的人看做puny demigods,小半仙。

在1933年11月20日给比利时女王伊丽莎白II的信中,老爱接着说,那儿的人还不如他们的欧洲伙伴享受的自由多,不过他们似乎不觉得有什么不自在的,因为他们从小就过着抑制个性发展的生活。奇怪的是,老爱最后竟在那儿落户了(那会儿,他差点儿去了帕萨迪纳),还在那“归根”了。

或许就因为那儿是小村庄?或许更因为他喜欢主人弗莱克斯纳(Flexner)构想的理想国图景:关于普林斯顿研究院的“蓝图”,爱因斯坦传记似乎都没怎么写。偶然从人类学家克利福德·格尔茨(Cliford Geertz)的自述里看到一点儿材料——在弗莱克斯纳想来(至少开始是那么想的),他的研究院应该是一块自由的学者乐园(a paradise for scholars)(下面的“引用”文字根据克利福德·格尔茨的书“漫译”):

自由,是因为为了知识而活着的人,都会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目标。管理微不足道,科学家们应该自己来管理,连头儿都该从台上下来。根本用不着什么“组织”。它应该向所有已经成长起来的有能力的人开放,他们不需要、也痛恨别人来喂养……它应该环境简洁,只需要书、实验室和一片宁静——没有世俗和家务的纷扰。规章制度应该令人舒心工作,快乐生活。它不需要完备和对称;假如位置没人胜任,它就空缺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美国没有一所大学——没有一个研究所,也没有一个致力于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学术职位。到处都是毕业和就业的压力,压得学校喘不过气来……科学痛苦,金钱连续……

假如大学做成那样,就能把最能干的学者和科学家吸引到老师的队伍里来,把热情的同学吸引到课堂和实验室来。它规模可能很小,但能量应该超大大……它像棱镜一样,能把今天散开的光线聚焦在一点……

可是,这幅思想与思想相遇,激情与激情碰撞,没有私欲、没有无知的图景(a place where mind met mind and passion, self, and ignorance were absent),却遇到了很大的问题——弗莱克斯纳早先的顾问弗利克斯·法兰克福(Felix Frankfurter)对那个“学者乐园”提出了现实的疑问:

我看别太拿那“乐园”当回事儿。自然史告诉我们,根本没什么乐园。对个人而言,它是好地方,但对两个人来说它就毁了——假如如蛇钻进来的话。蛇似乎是人类最早的气味相投的伙伴……我们还是为人做点事儿吧,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人,不是天使。

乐园似乎终于没有出现。奥本海默做院长时,也只能慨叹Et in arcadia ego——这句拉丁文有不同的“模糊解”,直译是“Even in Arcadia, there am I”,而“I”指死亡。大画家尼古拉斯·普桑的同名油画就表达这个意思;这儿也许可以阴森森地说:乐土变成了坟墓——弗莱克斯纳的天使图景被法兰克福的现实世界取代了。

“折腾”的艺术

文·醉清风

折,甲骨文,似一人挥刀将树木砍断之状。

《广雅》:折,曲也。
《说文》:折,断也。

因此,折字有表示使物体弯曲、断开之意。

“折”的目的是什么?劈材烧吗?非也。

一根木头,把它作顶梁柱用,太短了不行,撑不起房顶;太长了也不行,穿透房顶了,下雨也会漏水。

太长了,就需要“折”一下。折多折少,此间分寸,即为“度”。把握好“度”,适度“折”一下,方能物尽其才,人尽其能。学会折中处事,人生往往才会更完美!

折,做弯曲之意时,也涵盖了极大的处世哲学。老子说:曲则全。

做人不可不直,也不可过直,过直则易断。一件事情,直言相向,其结果往往难尽如人意。

本是一句好话,说得挺直了,朋友不但不领情,还伤感情。当一条道路到黑不达目标的时候,不妨“弯曲”一下,换个思维,换个方向。目标往往更容易实现。正所谓:山穷水尽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!

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,委“曲”求全,也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人生智慧!

腾,《广雅》:腾,奔也。似马奔腾之状!折与腾连用,其意更深刻形象。

“折”是为了更好地“腾”。“折”得越好,则“腾”得越高,“腾”得越远!越折腾,心越通透。反复践行“折腾”之道,方能成就达人人生!

故,人生是一个反复“折腾”的过程,生命不息,折腾不止。



甲骨文“折”



青年时代的傅斯年

五四青年傅斯年是如何炼成的

文·胡一峰

今年是五四运动95周年。1919年5月4日早晨,几千学生向北京使馆区进发,准备向美国公使递交抗议信。有一名领袖叫傅斯年,是北大文科的学生,也是《新潮》的主编。《新潮》是一本以倡导新文化、介绍西方思潮为宗旨的学生刊物,而傅斯年这位主编却一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狂热粉丝,被同学称为“孔子以后第一人”。

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渐是清代第一位状元。傅斯年自小聪慧,被视为“黄河沿岸第一才子”,六岁开始学习传统经典,接受的是以考取“状元”为目标的古典教育,十三岁时,他已经记住了十三经的大部分内容。可惜还没等考取功名,科举制就废除了,家人只好将他送入新式中学。在新式中学,傅斯年也很出色,数学、英文成绩都很好。考北大时,以他的成绩,完全可以选择科学或法科,但他却选择了国文,足见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热情。

在北大,傅斯年深得国学大师黄侃等人青睐,是校园里的“国学小权威”。罗家伦回忆,北大当时教《文心雕龙》的朱蓬仙教授和黄侃一样也是章太炎的弟子,是傅斯年师叔辈的人物,学问本也不错,可惜《文心雕龙》非其所长,讲课时不免出了好些错误。傅斯年同学找来师叔的讲义,一夜读完,毫不留情地指出错误30多条,结果全班给蔡元培校长

潮却在不断推动着青年人向前走,身处新旧之间的青年,必然要作出人生抉择。而推动傅斯年站队的关键人物,是年轻的北大教授胡适。

胡适被聘到北大教书时才27岁,虽是“海归”学者,但博士学位还未真正拿到。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在北大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革命。而傅斯年,就是最早被胡适在思想上革了命的人之一。

胡适到北大之前,《中国哲学史》由陈汉章讲授。陈先生饱读诗书,他的讲法是从三皇五帝讲起,旁征博引,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。学生们不耐烦了,问他:照这样讲下去,什么时候可以讲完?陈老先生的回答十分“哲学”：“无所谓讲不完。若说讲完,一句话可以讲完。若说讲不完,那就永远讲不完。”胡适一到,大刀阔斧,截断众流,把三皇五帝全都打入冷宫,劈头就从诸子讲起,一时间在校内引起轰动,哲学系学生顾颉刚说,“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”。

当时,有些同学对这种讲法不满,酝酿着把胡适赶走。但顾颉刚却不这么看,他觉得胡适读书可能不如老先生们多,但“有眼光,有胆量,有节制,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史学家”。为了让胡适的反对派消停下来,他请傅斯年去听胡适的课。一听之下,傅斯年对胡适十分佩服。他对哲学系的同学们说,“这

签名上书,最终学校对课程作了调整。

那么,傅斯年又是如何改旗易帜,投身新文化,成了一个“五四青年”的呢?有一种说法是:某天,老师黄侃喊傅斯年去清理痰盂,傅斯年清理得不干净,被黄侃打了一个耳光,傅斯年感到再也难以忍受,决意离开旧文化阵营。笔者以为,这段轶事即是真的,也只能是一个导火索,对傅斯年的转变起决定作用的,是社会潮流的变化,旧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已经无法回答新一代青年面临的问题,新的思想浪

刘成群词三首

忆秦娥·颐和园

临高阁,晴岚数里水云白。
水云白,十分春事,又逢花落。

西峰清苦东风恶,斜阳无语烟光迫。
烟光迫,不堪寻梦,不堪为客。

浪淘沙·杨花

陌上暖烟闲,圆碎香团。
玉容不掩泪痕残,
委地无声零落处,雪洒风澜。

旧侣已阑珊,有梦荒寒。
去来腾起却难还。
沾得罗襟添秀色,一抹云山。

虞美人·薛涛

扫眉才子多盟誓,点点红笺字。
凝眸写罢各西东,多少无言相对梦萦中。
流光总是无情物,鬓丝谁与度?
等闲一笑说佳人,杯酒临风何处醉香魂!



■艺苑

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(雕塑)

刘洋

■乐享悦读

我就是个买书的

文·彭宗卫

一步步走过来,感觉自己其实最想做的只有一件事,那就是买书、读书。

每月必买书,而且是新书。淘书有三种:一是经典好书,二是知识文化界推荐的好书,三是我工作和写作需要的用书。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不停地买书,看得过来吗?面对这样的责问,仿佛我倒成了罪人。我说,我就是个买书的,和一个喜欢买买烟的人一样,只不过是别人用在别处的消费花在了买书上而已。

好书也在找好的读书人。我确信有很多和我一样的读书人,他们摒弃了生活和繁华热闹,节约下一点点钱,悄悄地进了书店。我不停地买书,一是因为很多孤僻的书好久不会再见,过了此村无此店;二是有了读书时间,坐坐书城,信手拈来,无非是个自由,想看什么就有什么。买书是为了阅读,读书是我的精神需要,这是买和读带给我的自由和快乐。

读书癖好就是读书上瘾,我虽然没达到“一日不读书便觉得面目可憎”的境地,但也常常是几天不读书就自惭形秽。买书读书的趣味上,我的路子不宽

不窄,文学、哲学、历史、戏剧、宗教、经济,种种好书都爱买买读,边看边想,只想提拔自己的眼界,跳出来不做井底之蛙。买书一挑出版社,二挑装帧设计,三挑作者,算不上什么品位,但从多年选书过程中提高了自己的判断力。

假如说人生很多时间是在世上消磨,那买书读书就是我消磨的主要方式。一书在手,少了是非成败,多了精神对话。每到一城市,我最喜欢逛的是书店;每打开网络,最爱看的也是读书信息。每个月买回一二十本新书,存入书柜,感觉好像有了过夜积攒,醒了睡着都很舒坦。

买书是最划算的文化消费,而且书好不嫌贵。一本书的价格也就是普通人一包烟的价格,那些喊叫书贵的人,往往不是真正的买书人。书的价格永远抵不上它的价值。我习惯在网上买书多年。实体店要倒闭,我非常赞同,有些书店倒了是读者的福音。顾颉刚身边很多书店,店主只想赚钱,一不尊重买书人,二不了解买书人,三不吸引买书人。书店不是单纯的买卖关系,而且文化交流的互动关系。假如我开一家书店,环境自然是要讲究,

读者要有板凳坐,利润不宜太高,要给读者办讲座,要替读者送书上门。网络店和实体店竞争,败倒的自然是落后衰败的一方,打赢的自然是买书人喜欢的一方。这还用怀疑和争论吗?

做一个买书人是幸福的。你是一个升官发财的,我是一个买书阅读的,都是挺好的人生。我在写一本关于成都的书稿的时候,买了十几本讲述老成都的书,十几本书摊在一起,从装帧到内容比照一下,学到了很多,可是有多少人享受过这样的快乐呢?真正的买书和阅读都是快乐的,受益的,这就是为什么世上有那么多的民间藏书家和公共图书馆。

我尝到了买书读书的快乐,读史让我看懂更多的现实,读文学让我享受到另一种人生,读经济让我拨开商业社会罩在眼前的迷雾,读健康让我放弃吃肉坚持素食,读佛教让我看得起放得下——如果没有买书和阅读,这一生又从哪里去寻找这样的幸福感呢?

请世人丢下傲慢与偏见,要么加入读书行列,要么给读书人让条道。愿世上多一些买书读书人,买和读,都是人生的大快事。

